

羲研究资料索引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43 年版第 82 页）。我始终心存疑问：梨洲自撰年谱和郑性的年谱补，是否还在人间？希望能特意留心此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宁波大学师范学院

跋天童密云禅师辩天说

周 驊 方

《天童密云禅师辩天说》，署“匡山黄岩寺门人道忞述繇并录”。十行二十字，半叶四周双边，有书耳。明崇祯刻本，上海图书馆普通古籍部藏。

《天童密云禅师辩天说》（以下称《辩天说》），收密云大师《辩天初说》、《辩天二说》、《辩天三说》三文，其弟子道忞又于每说前添《说繇》各一则，合成《辩天说》，书凡十八叶。明季福建士大夫黄贞，持所著辩天主教之书，至宁波天童寺示与密云大师，并“请为说以辩之”，于是密云师便作《辩天初说》。《初说》很短，二百七十五字，没有明指天主教一人一书，只是讥讽天主教“以妄想执着而欲辟佛，是则自暴自弃，自辟自矣。”崇祯八年八月五日稿成。大师特遣天童寺僧润禅“遍榜武林，索其辩论。”但等了“二旬余日，不报。”到了八月二十一日，“有梦宅张君湣者，毅然直持天教之堂以告。”当时出来接待张广湣的，是主持杭州教务的耶稣会士傅汎际。他很赞赏辩教的事情，说：“妙妙，向来原有这个意思。”但又表示为难，因为他马上就要赴任江右，离开杭州，所以他虽然说“亦留一篇于此”，但又说“尚有伏先生等在焉，亦

足以与之辩明也。”而张广湑却留下“倘先生稿就，湑当过领”的话头，傅先生以一册《辩学遗牍》相赠，张君辞出。过了三天，张氏前往天主堂索辩稿，然“司閤者拒之，不复使人。”司閤者说：“此僧去岁曾来会中，与辩不胜，发性而去，今又何必来辩？”张君索辩未得，回去说与密云师，师不快，遂作《辩天二说》，时为崇祯八年九月十五日。《二说》主要是论教会允而未辩这一事理，并辩白说：“余住天童不逾甬东者五载，去岁不过武林，江南北之人途知矣。”《说》成“如前致榜武林”。至十月九日又命张广湑“持告天教之堂”。张君“坐移刻，始有范姓者出。”范氏告张广湑说：不予答辩，“此是教中大主意。”于是范张二氏就应否辩教，当场进行了辩论。张氏回告密云师，师又有《辩天三说》，作于崇祯八年十二月八日。这篇《说》很长，洋洋洒洒，就天佛二教事，论辩甚详。

《辩天说》撰者密云大师，《天童寺志》卷三《先觉考》有传：“师讳圆悟，字觉初，宜兴蒋氏子。”崇祯十四年“大报恩寺延师住持，以老病固辞，逾年示寂。”师“嗣法十有二人”，其中较著名的弟子就是本书的编辑道忞，字木陈。木陈忞与天主教传教士另有一段渊源，陈垣先生有《汤若望与木陈忞》，述录甚详。因木陈忞请，顺治帝谕密云师《语录》入《大藏》。

《辩天说》未见其他版本，其全文徐昌治收入《圣朝破邪集》（或《破邪集》）卷七中。题《辩天说》，署释圆悟，但已经密云大师改动。大师将《初说》前道忞的《说繇》略去；《二说》与《三说》前道忞的《说繇》，改为正文，原来的“师说”云，俱改为“余说”云。师改弟子之作，自然弟子之作在前，师改于后，所以《辩天说》成书早于《圣朝破邪集》。而且《辩天说》的一些错误，在《破邪集》中已被改正。如“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憚焉”等语，原作“《传》云”，《破邪集》已订正为“孟氏云”。当然收入《破邪集》中，文字也略经修润。如张君再赴武林天主堂，

先为“坐移刻”，后改为“坐移时”。此外，《破邪集》还收有张广潞《证妄说》，述其索辩经历，又收密云大师《复张梦宅书》、普润禅师《证妄说跋》和张氏《证妄后说》，均有关此次辩教事。

《破邪集》刻于崇祯年间，故《辩天说》为明刻无疑，况此书遇“高祖”、“成祖”、“旨”，一律破格示敬。但上海图书馆目录误题为“清刻本”。此书版式宽大，有耳。书耳文字为“支那”、“撰说”。此版式与明崇祯刻本《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说》相仿佛，只是《辩天说》的版式尺寸略大些。《救略说》也是密云大师所撰，不知二书是否同为大师名下的一套丛刻。明崇祯刻本《救略说》，善本，但我在北大、中科院、上海等处图书馆都见过。然而《辩天说》，我只在上图见过，且未见其他书目著录。虽不敢断为孤本，但极罕见。

《辩天说》中有“范姓者”一人，并说他“乃中国人，盖游淇园杨公之门，而笃信天教者也。”淇园杨公，即杨廷筠。而“范姓者”，可能是范中。范中，杭州府学生，圣名第慕德阿，崇祯末年著有《天主圣教小引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《工人日报》社